

陶樓詩文輯校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文獻叢刊

陶樓詩文輯校

(清)黃彭年 著 黃益 整理

齊魯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陶樓詩文輯校/(清)黃彭年著;黃益整理. —濟南:
齊魯書社, 2015. 8

ISBN 978-7-5333-2820-7

I. ①陶… II. ①黃… ②黃… III. ①古典詩歌—詩
集—中國—清後期 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清後期
IV. ①I215.2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158347 號

責任編輯 武良成

版式設計 李 生 郭 覲

陶樓詩文輯校

(清)黃彭年 著 黃 益 整理

主管單位 山東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發行 齊魯書社

社 址 濟南市英雄山路 189 號

郵 編 250002

網 址 www.qlss.com.cn

電子郵箱 qilupress@126.com

營銷中心 (0531)82098521 82098519

印 刷 金壇市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

開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張 36.75

插 頁 3

字 數 737 千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333-2820-7

定 價 185.00 圓

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出版委員會

學術秘書

赫曉琳 李嵐

委員

潘振平 徐兆仁 鄒愛蓮
卜鍵 朱誠如 成崇德 郭成康

執行主任

馬大正

主任

戴逸

總 序

戴 逸

二〇〇二年八月，國家批准建議纂修清史之報告，十一月成立由十四部委組成之領導小組，十二月十二日成立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編纂工程於焉肇始。

清史之編纂醞釀已久，清亡以後，北洋政府曾聘專家編寫《清史稿》，歷時十四年成書。識者議其評判不公，記載多誤，難成信史，久欲重撰新史，以世事多亂不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領導亦多次推動修清史之事，皆因故中輟。新世紀之始，國家安定，經濟發展，建設成績輝煌，而清史研究亦有重大進步，學界又倡修史之議，國家採納衆見，決定啓動此新世紀標志性文化工程。

清代爲我國最後之封建王朝，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遠。清代衆多之歷史和社會問題與今日息息相關。欲知今日中國國情，必當追溯清代之歷史，故而編纂一部詳細、可信、公允之清代歷史實屬切要之舉。

編史要務，首在采集史料，廣搜確證，以爲依據。必藉此史料，乃能窺見歷史陳跡。故史料爲歷史研究之基礎，研究者必須積累大量史料，勤於梳理，善於分析，去粗取精，去僞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裏，進行科學之抽象，上升爲理性之認識，纔能洞察過去，認識歷史規律。史料之於歷史研究，猶如水之於魚，空氣之於鳥，水涸則魚逝，氣盈則鳥飛。歷史科學之輝煌殿堂必須巋然聳立於豐富、確鑿、可靠之史料基礎上，不能構建於虛無飄渺之中。吾儕於編史之始，即整理、出版《文獻叢刊》、《檔案叢刊》，二者廣收各種史料，均爲清史編纂工程之重要組成部分，一以供修撰清史之用，提高著作品質；二爲搶救、保護、開發清代之文化資源，繼承和弘揚歷史文化遺產。

清代之史料，具有自身之特點，可以概括爲多、亂、散、新四字。

一曰多。我國素稱詩書禮義之邦，存世典籍汗牛充棟，尤以清代爲盛。蓋清代統治較久，文化發達，學士才人，比肩相望，傳世之經籍史乘、諸子百家、文字聲韻、目錄金石、書畫藝術、詩文小說，遠軼前朝，積貯文獻之多，如恒河沙數，不可勝計。昔梁元帝聚書十四萬卷於江陵，西魏軍攻掠，悉燔於火，人謂喪失天下典籍之半數，是五世紀時

中國書籍總數尚不甚多。宋代印刷術推廣，載籍日衆，至清代而浩如煙海，難窺其涯涘矣。《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清代書籍九千六百三十三種，人議其疏漏太多。武作成作《清史稿藝文志補編》，增補書一萬零四百三十八種，超過原志著錄之數。彭國棟亦重修《清史稿藝文志》，著錄書一萬八千零五十九種。近年王紹曾更求詳備，致力十餘年，遍覽群籍，手抄目驗，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增補書至五萬四千八百八十種，超過原志五倍半，此尚非清代存留書之全豹。王紹曾先生言：“余等未見書目尚多，即已見之目，因工作粗疏，未盡鉤稽而失之眉睫者，所在多有。”清代書籍總數若干，至今尚未能確知。

清代不僅書籍浩繁，尚有大量政府檔案留存於世。中國歷朝歷代檔案已喪失殆盡（除近代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簡牘外），而清朝中樞機關（內閣、軍機處）檔案，秘藏內廷，尚稱完整。加上地方存留之檔案，多達二千萬件。檔案為歷史事件發生過程中形成之檔，出之於當事人親身經歷和直接記錄，具有較高之真實性、可靠性。大量檔案之留存極大地改善了研究條件，俾歷史學家得以運用第一手資料追蹤往事，瞭解歷史真相。

二曰亂。清代以前之典籍，經歷代學者整理、研究，對其數量、類別、版本、流傳、收藏、真偽及價值已有大致瞭解。清代編纂《四庫全書》，大規模清理、甄別存世之古籍。因政治原因，查禁、篡改、銷毀所謂“悖逆”、“違礙”書籍，造成文化之浩劫。但此時經師大儒，連袂入館，勤力校理，盡瘁編務。政府亦投入巨資以修明文治，故所獲成果甚豐。對收錄之三千多種書籍和未收之六千多種存目書撰寫詳明精切之提要，撮其內容要旨，述其體例篇章，論其學術是非，敘其版本源流，編成二百卷《四庫全書總目》，洵為讀書之典要、後學之津梁。乾隆以後，至於清末，文字之獄漸戢，印刷之術益精，故而人競著述，家牀詩文，各握靈蛇之珠，衆懷昆岡之璧，千舸齊發，萬木爭榮，學風大盛，典籍之積累遠邁從前。惟晚清以來，外強侵凌，干戈四起，國家多難，人民離散，未能投入力量對大量新出之典籍再作整理，而政府檔案，深藏中秘，更無由一見。故不僅不知存世清代文獻檔案之總數，即書籍分類如何變通、版本庋藏應否標明，加以部居舛誤，界劃難清，亥豕魯魚，訂正未遑。大量稿本、抄本、孤本、珍本，土埋塵封，行將漸滅。殿刻本、局刊本、精校本與坊間劣本混淆雜陳。我國自有典籍以來，其繁雜混亂未有甚於清代典籍者矣！

三曰散。清代文獻、檔案，非常分散，分別庋藏於中央與地方各個圖書館、檔案館、博物館、教學研究機構與私人手中。即以清代中央一級之檔案言，除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所藏一千萬件以外，尚有一大部分檔案在戰爭時期流離播遷，現存於臺灣故宮博物院。此外，尚有藏於瀋陽遼寧省檔案館之聖訓、玉牒、滿文老檔、黑圖檔等，藏於大連市檔案館之內務府檔案，藏於江蘇泰州市博物館之題本、奏摺、錄副奏

摺。至於清代各地方政府之檔案文書，損毀極大，但尚有劫後殘餘，璞玉渾金，含章蘊秀，數量頗豐，價值亦高。如河北獲鹿縣檔案、吉林省邊務檔案、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河南巡撫藩司衙門檔案、湖南安化縣永曆帝與吳三桂檔案、四川巴縣與南部縣檔案、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之魚鱗冊、徽州契約文書、內蒙古各盟旗蒙文檔案、廣東粵海關檔案、雲南省彝文傣文檔案、西藏噶廈政府藏文檔案等等分別藏於全國各省市自治區，甚至清代兩廣總督衙門檔案（亦稱《葉名琛檔案》），英法聯軍時遭搶掠西運，今藏於英國倫敦。

清代流傳下之稿本、抄本，數量豐富，因其從未刻印，彌足珍貴，如曾國藩、李鴻章、翁同龢、盛宣懷、張謇、趙鳳昌之家藏資料。至於清代之詩文集、尺牘、家譜、日記、筆記、方志、碑刻等品類繁多，數量浩瀚，北京、上海、南京、廣州、天津、武漢及各大學圖書館中，均有不少貯存。豐城之劍氣騰霄，合浦之珠光射日，尋訪必有所獲。最近，余有江南之行，在蘇州、常熟兩地圖書館、博物館中，得見所存稿本、抄本之目錄，即有數百種之多。

某些書籍，在中國大陸已甚稀少，在海外反能見到，如太平天國之文書。當年在太平軍區域內，為通行之書籍，太平天國失敗後，悉遭清政府查禁焚毀，現在已難見到，而在海外，由於各國外交官、傳教士、商人競相搜求，携赴海外，故今日在外国圖書館中保存之太平天國文書較多。二十世紀內，向達、蕭一山、王重民、王慶成諸先生曾在世界各地尋覓太平天國文獻，收穫甚豐。

四曰新。清代為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之過渡階段，處於中西文化衝突與交融之中，產生一大批內容新穎、形式多樣之文化典籍。清朝初年，西方耶穌會傳教士來華，携來自然科學、藝術和西方宗教知識。乾隆時編《四庫全書》，曾收錄歐几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乾坤體義》，熊三拔《泰西水法》、《簡平儀說》等書。迄至晚清，中國力圖自強，學習西方，翻譯各類西方著作，如上海墨海書館、江南製造局譯書館所譯聲光化電之書，後嚴復所譯《天演論》、《原富》、《法意》等名著，林紓所譯《茶花女遺事》、《黑奴籲天錄》等文藝小說。中學西學，摩蕩激勵，舊學新學，鬥妍爭勝，知識劇增，推陳出新，晚清典籍多別開生面、石破天驚之論，數千年來所未見，飽學宿儒所不知。突破中國傳統之知識框架，書籍之內容、形式，超經史子集之範圍，越子曰詩云之牢籠，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性變化，出現眾多新類目、新體例、新內容。

清朝實現國家之大統一，組成中國之多民族大家庭，出現以滿文、蒙古文、藏文、維吾爾文、傣文、彝文書寫之文書，構成為清代文獻之組成部分，使得清代文獻、檔案更加豐富，更加充實，更加絢麗多彩。

清代之文獻、檔案為我國珍貴之歷史文化遺產，其數量之龐大、品類之多樣、涵蓋

之寬廣、內容之豐富在全世界之文獻、檔案寶庫中實屬罕見。正因其具有多、亂、散、新之特點，故必須投入巨大之人力、財力進行搜集、整理、出版。吾儕因編纂清史之需，賈其餘力，整理出版其中一小部分；且欲安裝網絡，設數據庫，運用現代科技手段，進行貯存、檢索，以利研究工作。惟清代典籍浩瀚，吾儕汲深綆短，蟻銜蚊負，力薄難任，望洋興嘆，未能做更大規模之工作。觀歷代文獻檔案，頻遭浩劫，水火兵蟲，紛至沓來，古代典籍，百不存五，可為浩歎。切望後來之政府學人重視保護文獻檔案之工程，投入力量，持續努力，再接再厲，使卷帙長存，瑰寶永駐，中華民族數千年之文獻檔案得以流傳永遠，沾溉將來，是所願也。

二〇〇四年

整理說明

黃彭年(1823~1890),字子壽,號陶樓,晚號更生,又曾別署“蓮池居士”、“遜翁”、“舊史氏”、“子黃子”等,貴州貴筑(今貴陽市)人。

黃彭年出身書香門第,勤勉力學,十九歲時撰《選將論》一篇,轟動京城,曾國藩稱其“宿學弗如”。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為恩科貢士,道光二十七年(1847)補殿試。

黃彭年早年無意為官,隨侍父母,游幕各地。黃彭年曾隨父親在貴州治團練,有效調和了漢苗矛盾;與父奔赴陝西,大力勸農營田,教授學子;隨父從幕四川,成功促使翼王石達開投降;入主蓮池書院,擔任山長,在陶成士類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同治七年(1868),黃彭年安葬父母后,再次游幕。之後一段時間的游幕,黃彭年主要是在李鴻章的幕府,其事務重心仍舊是文化事業,也參與軍事和外交事務的謀劃和處理。正是此時,黃彭年再次出任蓮池書院山長,並主持修纂光緒《畿輔通志》。光緒《畿輔通志》全書三百卷,由紀、表、略、錄、傳、識餘、叙傳七部分組成,是清代省志中優秀之作,體例完備、資料充實,是研究河北省歷史地理的重要資料。

黃彭年生性耿直,為了給光緒《畿輔通志》的修纂留住人才,黃彭年不惜忤逆權貴。與吳汝綸的交惡,成為黃彭年人生的重要轉折點。為了化解矛盾,黃彭年選擇離開直隸,出任湖北安襄鄖荊道,正式踏入仕途。此後,黃彭年先後在湖北、江蘇、陝西等地擔任重要職務。黃彭年以百姓之心為心,贏得了百姓的愛戴;關心教育事業,為各地培養了大量優秀人才。光緒十六年(1890)十二月初四,黃彭年卒於湖北布政使任上,享年六十八歲。

出生於道光初的黃彭年,目睹了列強對中華民族的侵略,親身經歷了清政府內外交困的政治狀況。作為統治階級中的一員,他對當時的狀況深感憂慮。《選將論》創作於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飽含學子憂懷家國的赤誠。咸豐二年至三年(1852~1853)間,黃彭年兩上奏章,彈劾權貴琦善等人用兵之失。後撰《平賊議》一疏,文中痛斥了不少官員殺民充賊邀功的惡劣行徑及其造成的嚴重後果。同治九年(1870),黃彭年上《修省自強疏》,強調“修省之方,以懋聖學、戒臣工、節財用、廣言路四端為要”,

深得同治皇帝和慈禧太后嘉許。與此同時，黃彭年再次彈劾權貴沈桂芬等人。出仕爲官之後，黃彭年亦多次參與政事討論。從關心國計民生的角度出發，黃彭年對小至種樹、鑿井，大至釀酒、鹽鐵等關係民生的事情給予了高度關注，並常常參加與國外有關的事務處理，無論是國際交流的筆談會還是輪船、鐵路的引進和修築，都有很多深入的思考。在修築鐵路方面，黃彭年的很多考慮深得嘉許，他在這方面的奏章也得到了廣泛的傳播。

黃彭年對洋務運動中摹習西方列強的工業技術和商業模式，對利用官辦、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等模式來發展中國，增強軍事力量、增加國庫收入、增強國力等方式和方法都不反對。但對官員挪用賑災款等其他本有正當用途的款項來發展洋務，黃彭年是極力反對的。就在他去世前，爲了阻止張之洞挪用部分水災、旱災的救濟款和瘟疫醫藥款、防洪堤壩的加固款等來建漢陽鐵廠，黃彭年不顧身體孱弱，親自前往勸止。可惜，此時的黃彭年已經有心無力，重病很快便結束了他爲國爲民操勞的一生。

黃彭年一家爲官者不少，其父黃輔辰爲清朝循吏，伯父黃輔相爲國捐軀，其子黃國瑾爲翰林院編修。其子黃國瑄於清末和民國年間也曾出任地方要員。受整個家族的影響，黃彭年從小便游學各地，交游廣泛。黃彭年在年少時與曾國藩爲忘年交，年輕時與李鴻章同榜進士，中年之後成爲李鴻章的重要幕僚，晚年與張之洞在湖北共事。可以說，黃彭年的一生是與清朝晚期政治風流人物相識、相知、共事的一生。

二

在政治上，黃彭年主要是作爲重要政治人物的幕僚，給重要政治人物充當參謀，因此很多時候黃彭年的成績無法獨立體現。和在政治上的貢獻相比，黃彭年在文化上的貢獻更是可圈可點。在文化領域，黃彭年的自主性比較強，價值的體現也比較明顯。

黃彭年以翰林院編修身份參與各地的活動過程中，一直以“陶成士類”爲己任，先後在河北、四川、江蘇、湖北等地教學並興辦教育。由他倡導而成立的學校和文化活動機構有律學館、學古堂、學治館、可園等，由他主持刊刻的書籍有《蓮池日記》、《平三角舉要》、《易犯條例》、《服制罪名圖》、《弟子集解》、《有不爲齋筆記》等。爲了勉勵學子，黃彭年不僅借助各種機會爲學校購置圖書，自己還捐贈了大批圖書，捐俸金助學子刊刻書籍。正因爲黃彭年致力於教育，他的經世致用思想影響了一批學人。《清儒學案》將黃彭年及其弟子王仁俊、許克勤、吳壽萱等人作爲一個學案加以探討，是爲“陶樓學案”。更有學者將該學案直接定爲“陶樓學派”，視黃彭年爲學派創始人，認爲“此派爲學，無門戶之見，折衷經術，體用兼賅，倡導實學”。總之，民國時期和現當代

學者對陶樓學派的學術成就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黃彭年在教育領域取得的成績，與其學術成績密切相關。黃彭年所處的年代，正是學術由博大精深轉向創新的時期。志向高遠的黃彭年以杜佑、馬端臨、顧炎武為榜樣，在學術上日益精進。他的著述往往“造端宏大”，於經、史、子、集均有涉獵。張舜徽先生讀《陶樓文鈔》後評論說：“觀此諸論，可知其根本盛大，胸襟開拓，不偏不黨，廓然有以見道術之公，於箴育起廢，不為無補。”並認為黃彭年“潛心問學，頗有功力，不徒空言以播為口說，與庸常擁臬比為山長者固自不同耳”。這些論斷較為客觀地評價了黃彭年在學術上的成績。

黃彭年流傳於世的著述很多。刊刻流傳的有《陶樓詩鈔》四卷（外二卷）、《陶樓文鈔》十四卷、《陶樓雜著》四種、《志例瑣談》及其主纂的光緒《畿輔通志》三百卷，另外還有大量稿鈔本傳世。

《陶樓詩鈔》四卷（外二卷），是黃彭年詩詞作品集，由黃襄成於其日記及其他作品中輯錄而成，編排較為零亂。黃襄成去世後，其親戚朱啓鈴、瞿宣穎將稿本稍加整理，油印出版，是為《陶樓詩鈔》。黃彭年的詩詞內容豐富，往往有感而發；諷喻深刻，往往於細微處見精神。是集內容蕪雜，間或收錄了部分友朋唱和之作及其後人作品，也錄邢端所鈔《黃子壽先生日記目》、王樹枏所撰《黃子壽師陶樓文集序》等作品。

《陶樓文鈔》十四卷，是黃彭年去世之後，章鈺等人應黃國瑄之請編輯，於民國十二年（1923）刊刻完成。該書收錄黃彭年的文章二百餘篇。黃彭年文筆質樸，敘事生動，不拘泥於周秦文字的壁壘，不受桐城派義法的約束，思維縝密，邏輯性強。

《陶樓雜著》四種是黃彭年生前整理、親自刊刻的個人著述，刻於光緒十五年（1889）前後。這四種著述又各自獨立成冊，分別為：（一）《明范文忠公畫像、宦蹟圖題詞》，一卷，結合《明史》等材料，對范景文後裔家藏《范景文畫像及宦蹟圖》二十四幅進行分析和考訂，厘定各圖次序。“以忠筆而寫忠蹟，尤為可貴”的斷語，說明黃彭年對忠臣的欽佩和敬仰。（二）《明五忠手蹟考存》，一卷，《明五忠手蹟》共收錄書信十二封，其中楊漣、左光斗手蹟各一封，魏大中、周順昌各兩封，鹿善繼六封。《考存》結合《明史》、《明詩綜》等材料，對書信的內容和寫信時間進行考證。通過梳理，魏忠賢專權時傾軋朝臣、義士的不少細節得以明朗。（三）《黃忠端公明誠堂十四札疏證》，一卷，此為黃彭年對黃道周所寫十四封信札的梳理，對“載筆者設詞之謬”進行了一番辨誣決疑。（四）《紫泥日記》，一卷。此日記是作者所寫日記中較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光緒十五年（1889），朝廷召開恩科，黃彭年前往金陵監臨。日記里詳細記載了此次恩科考試的各種細節，並沿途勘察了江蘇的水利情況，為後來江蘇巡撫剛毅修浚河道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上述四種文獻，是黃彭年親自編訂的，以黃彭年本人的撰述為主，其中也夾雜有一些他人著述，如第一種中就有諸可寶等人的題詞，第二種中則有其子

黃國瑄的考證內容。

《志例瑣談》是黃彭年應邀參加光緒《湖南通志》修纂時完成的。通過比較十八省二十種省志的目錄和凡例，研究各志書的優缺點，為《湖南通志》實現文省事增、以類相從的修纂要求提出建議。《志例瑣談》中所體現的方志編纂思想，至今仍有不少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書中關於省志編纂體例的觀點，成為光緒《畿輔通志》的核心理念。

此次輯校，即以上述四種文獻為整理底本，刪汰非黃彭年作品，並從黃彭年的其他文獻中搜集未刊詩文，彙為《陶樓詩文輯校》。據其內容分為“陶樓詩輯”、“陶樓文輯”、“紫泥日記”、“志例瑣談”四部分，輯補詩文均注明出處。

本次輯校還參考了以下文獻：

稿本《陶樓文鈔》（文中簡稱“《稿本》”），共十五冊。其第二冊至第十五冊正好與《陶樓文鈔》對應，第一冊則收錄《陶樓文鈔》未載之奏議、札敕和論說文，計四十四篇。這些內容，對瞭解黃彭年的生活和思想均有所助益，特分類收錄。《稿本》中胡玉縉、高遠馨、章鈺等人的校字間或得見。

《陶樓文鈔定稿》（文中簡稱“《定稿》”），鈔本，計三冊，收錄了黃彭年的文和賦共一百一十九篇，其中重複一篇。從此鈔本用紙推斷，此鈔本很可能是黃彭年晚年為刊刻個人文集所做的準備。與《陶樓文鈔》比較，兩書大部分文章重合，不同的詩文有十九篇。此次輯校，將《文鈔》中未見的賦收入“陶樓詩輯”、文收入“陶樓文輯”。

《先大父中丞公手稿》（文中簡稱“《手稿》”），一函十四冊，黃襄成整理。該文稿以黃彭年的詩文為主體，多有篇什重複（重複文章以“一”、“二”別之），不少詩文亦屬草創。草稿中往往有吉光片羽彌足珍貴者，如《書〈傅子〉後》體現了黃彭年參與輯佚的部分思想和行動，《上李中堂書其六》詳細記述了黃彭年交卸《畿輔通志》主纂時的情形，《選將論》未經湯海秋大筆斧削的原稿在此得見。此次輯校，筆者收錄了《手稿》中的詩文。《手稿》還記錄了讀《史記》、《漢書》等書的筆記以及參幕秦中時的手記，這些內容相對蕪雜，暫未收錄。

《楓林黃氏家乘》，清同治至光緒刻本，收錄有《營田輯要》、《特詔嘉獎循良錄》、《崇祀鄉賢錄》、《賢母錄》、《敕祀昭忠祠黃公行狀》等五種。其中《特詔嘉獎循良錄》載黃輔臣行狀、墓志及時人所撰祭文等。《賢母錄》載黃彭年為其母左氏所撰傳記及時人之題跋。《敕祀昭忠祠黃公行狀》為黃彭年為其伯父廣西鎮安知府黃輔相所撰行狀。

《先曾王父名宦公行述》（文中簡稱“《行述》”），不分卷，清末稿鈔本。是稿為黃彭年為其父黃輔辰所寫的行狀，乃黃彭年之孫黃襄成整理黃氏家族文獻時，將其單獨成冊，並敬題冊名。

《退廬叢輯》，不分卷，清末稿本，計二十六冊。清黃輔辰撰，黃襄成輯。見藏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鈐“黃氏家藏”、“貴筑黃襄成印”、“湘丞所守先世手澤”等印。是稿紅欄，行八字不等。收有黃輔辰九種文稿，附錄黃彭年《鄧伯昭先生行狀》一卷。

《議復興辦鐵路奏稿》，是黃彭年於光緒十五年(1889)奉慈禧太后懿旨，針對京通鐵路的修築相關問題所作的回覆朝命的奏稿，原稿單冊流傳。該奏稿《申報》曾刊載，宓汝成編《近代中國鐵路史資料》時將其收入，但有刪節。此次整理，將此奏稿全部收錄。

《黃陶樓先生年譜》，玉山陳定祥撰，較為直觀、詳細地呈現了黃彭年的一生。由於陳定祥所得信息不全，且對一些信息的處理未考慮特殊情境，以至於黃彭年及其家人的部分要事編排年代並不準確。但得力於陳定祥的編排，我們還是可以窺見黃彭年一生犖犖大者。特將該年譜附錄於後。

原稿中古今字、異體字、通假字原則上保留，一些不常見的異體字及不合規範的俗體字則改為規範的繁體字。因形近、音近而誤的字及手民之誤避諱字，徑改。原文殘缺字用□表示，殘缺字數較多，用□…□表示。底本訛字以圓括号(())標出，增補及改正字加六角括号([])標出。

在此不得不說明的是，由於黃彭年的詩文論述多保存在日記之中，而其日記文字行草兼用，加之紙張殘損，文字多有殘缺，難以辨識，故此次輯校僅收錄《紫泥日記》，其餘部分僅付目錄，以彰全貌。而又如《黃子壽先生遺札》之類，整理後期已轉為圖書館內部收藏，筆者無從借閱，祇能抱憾。

本書的整理工作，自始至終得到了導師汝企先生的悉心指導，還得到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孫燕京先生、游彪先生、張昇先生，古籍與傳統文化研究院邱居里先生，藝術與傳媒學院鄧寶劍先生、李洪智先生和南京大學周曉陸先生等的指導。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古籍部楊健主任及楊貽芬、高安明、董書萍、蕭亞男等老師，國家圖書館善本部及方志館、普通古籍館諸位老師也多次給予無私幫助。愛人孫淑松及師妹丁莉、師弟韓富文、師弟孫鐵楠亦在整理過程中給予我不少幫助。付梓階段，又得到清史辦文獻組及出版組王汝丰、潘憲立、赫曉琳、張秀艷等先生的指導，齊魯書社咎亮、劉強、武良成等先生的幫助。種種厚情雅意，無不讓我感激。

由於筆者學養所限，整理中難免有錯訛疏漏之處，期盼海內外方家不吝賜教。

黃 益

2012年10月

目 錄

總 序	戴 逸(1)
整理說明	(1)
陶樓詩輯	(1)
陶樓詩輯卷一	(3)
甲寅正月十八日,書感	(3)
有感	(3)
贈劉子重教諭	(3)
謝外舅惠鷺酒	(3)
雨中望銀壺山,獨晴明可喜	(4)
答王椿年	(4)
仙人屋	(4)
黔陽旅寓	(4)
雨後散步	(4)
夜宴曲 嘲李若庵太學、何夢瀛孝廉	(4)
庚戌元旦試筆雜詩	(5)
爲鐵兒講張楊園先生訓子語,書以示之	(5)
醉後試高提舉、馬閱城,口占即事	(5)
誦唐鄂生,見和《元旦雜詩》,集淵明句	(5)
始聞春雷,慨然有作	(6)
向高教諭乞蜀箋	(6)
得川兵捷書	(6)
鄭廣文辭官,詩以賀之	(6)

步出城東門	(6)
游螺山 並序	(6)
蕭孝子詩	(7)
贈內	(7)
次鄂生韻,兼示蜀君甥	(8)
語小	(8)
示鐵兒	(8)
次韻和夏秋丞刺史	(8)
古意	(9)
練勇	(9)
咸豐六年花生翼日同遊南嶽聯句 柴翁書大字題壁	(9)
贈賈刺史	(9)
聞紅巖兵潰,賊犯內江	(9)
聞十七日虎場、永樂雨,雹冰爲災,大如雞子	(9)
贈承子久太守齡	(10)
題《吉雨三順風圖》	(10)
贈彭貢甫	(10)
彭貢甫邀同昆明畢孝廉、紹興馮布衣、同里劉茂才游扶風山,飲水口寺	(10)
周小湖都轉招飲東皋艸堂,賦詩屬和,即次原韻	(11)
贈徐華野同年河清	(11)
代家大人敬題《王文成公遺像》冊子	(11)
遊扶風山,敬題《陽明先生畫象》	(11)
義士行,贈王理治	(12)
蒙向少石先生借書,不與,反加桂石之賜,賦詩卻謝, 兼訟諸亮生、古醞兩先生	(12)
雨中登大關	(12)
道出黔西,香亭刺史除舍授餐,賦詩酬之,兼索其畫	(12)
香海棠詩贈芝舫 有序	(13)
黔西道旁碑	(13)
和鄂生壁間韻	(13)
烏西水 卻寄黔中同事諸君	(13)
癸丑歲在京師,子和同校《淵明集》,今過大定,子和出示所校,	

增數百事,用淵明《丙辰歲》詩韻紀之	(13)
題龍山寺壁	(14)
龍山五杉樹歌	(14)
自清水河至赤水道中	(14)
恭和大人元韻	(14)
雨登雪山關	(14)
山月懷鄂生	(14)
恭和家君《買魚》原韻	(15)
雨中感懷,疊前韻	(15)
病頭風	(15)
送江橋	(15)
江樓晚眺,懷鄂生	(15)
江門道中	(16)
晚發大舟,驛有以趕船來勸者,口占謝之	(16)
納谿道中大霧	(16)
金鳳橋白荷花,用皮日休韻	(16)
登玉蟾山歌	(16)
旅店阻雨	(17)
旅店久雨,感懷	(17)
旅夜	(17)
曉發隆昌	(17)
萬里坡	(17)
江岸望資州城	(17)
簡州	(18)
次鄂生韻	(18)
題蕭尺木畫	(18)
題馬湘蘭畫冊	(18)
練勇陳得勝死,葬之成都城東,詩以悼之	(18)
次鄂生《獨卧》詩韻	(19)
題《江山送遠圖》送鄂生	(19)
簡沈松樵	(19)
代家大人贈白詩樵太守五律二首	(19)

小峯屬寄書述桂湖之勝,兼簡吟樵、少甫諸君	(19)
謁龐靖侯墓	(19)
道中雜景	(20)
送險亭	(20)
七曲山古柏	(20)
自白衛至廣元道中	(20)
朝天嶺	(20)
逢驛騎	(20)
曉行	(21)
度七盤關至寧羌州	(21)
山行	(21)
鞦韆	(21)
淘沙	(21)
自沔至褒道	(22)
青陽鋪小憩,不覺酣睡,醒,登畫眉關,口占即事	(22)
留壩	(22)
山行雜記	(22)
夜卧不寐,憶道中所歷,仿唐人三韻詩例 率成四章	(22)
九日長橋道中	(23)
鳳縣嘉陵江岸行桃林中慨然有作	(23)
鳳縣民多穴居,賦此紀之	(23)
雨中過益門山	(23)
山中雜詩	(23)
曉發寶鷄,回望雲棧,慨然有作	(24)
登良峪寺臺	(24)
馬嵬	(24)
敬題家大人爲高秀東丈畫冊	(24)
聞雁有感,約鄂生同賦	(24)
車箱謠,和鄂生原韻	(25)
道中紀事	(25)
題湯雨生將軍畫 代家大人	(25)
同程小松游靜因寺	(25)